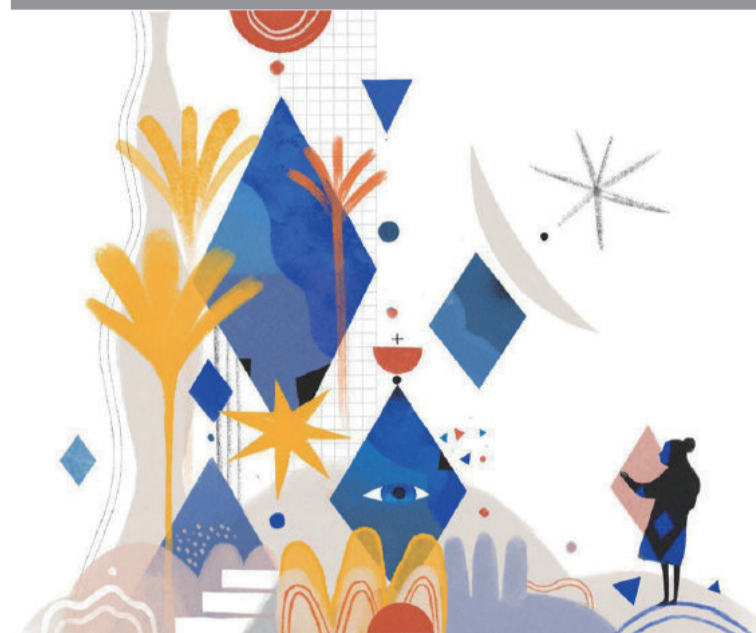


少儿文艺

在碰撞与转型中探索前行

——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品巡礼 □吴沛



张之路的长篇小说《有老鼠牌铅笔吗》同样是关注、引导少年心灵成长的佳作。它将少年生活置于更广阔的空间,从家庭、校园走向社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童年生命状态。主人公夏刚独自出远门,在社会上屡次引发误会,阴差阳错中进入了一个拍摄剧组。在剧组发生了一系列误打误撞的主角选拔故事。小说以轻松幽默的基调、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传达出一种朴素而快乐的人生态度。夏刚在社会角色的体验中迅速成长,这其中有着凭借独自的力量介入生活,也有模仿成人的方式应对生活,皆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作家注重培养小男子汉幽默、勇敢、坚强、豁达的品格,传达出真、善、美的力量,对少年儿童的人格塑造具有积极意义。

回望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在坚守既往的精神美学与寻求建立新的童年叙事话语的碰撞中,在兼顾作品文学性和商业性的尝试中,儿童文学开始新的探索。本文以短短数千字,并不能完全把90年代初的文学现象穷尽其相,但是作为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希望通过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品呈现出彼时的经典,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儿童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轨迹,多些“重审90年代文学”的理性思考。同时,值得我们珍视与欣慰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们始终在孜孜以求地坚持“儿童本位”创作之路,并生发出对爱、对童真、对生命与时代共鸣的呼唤。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自第三届始,周期改为3年,参评作品时间范围为1992—1994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评选题材包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幼儿文学5大类。19部获奖作品中,长篇儿童小说6部,占据数量上的优势。纵观第三届获奖作品,或轻松幽默,或深沉庄重,或纯真温暖,或想象飞扬,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广阔斑斓的儿童文学气象。历经30余年,经历着大浪淘沙,那些遮蔽尘封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幽默与深沉:青春成长的书写

成长是历经春风化物或狂风呼啸的磨炼,是不断追寻爱与温暖、寻找自我同一性的精神蜕变。这样的书写常常反映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自1980年代以来,尤以表现少年青春成长的小说引人瞩目。进入90年代,作家们在此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当代儿童读者的阅读口味与审美需求。其中,一种对城市普通儿童生活、日常化和幽默化的书写逐渐崭露头角。秦文君的长篇小说《男生贾里》可以说是1990年代儿童校园小说的代表,甫一出版,屡获嘉奖,风靡一时。这既是作家的转型之作,也是其对儿童文学幽默风格的探索之作。作家收起以往端庄优雅的书写姿态,力图营造明朗、诙谐的叙事氛围,讲述主人公与家人、同学、朋友之间戏谑有趣的故事,呈现出新一代少年的思想、情感、追求与担当。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的“顽童”——一个活泼、个性张扬、勇于实现自我的新形象——贾里。同时,串起多个少年的成长经历,生动刻画了性格迥异的鲁智胜、陈应达、贾梅等“少年群像”,共同展示了纯真健康、生气勃勃的少年世界,为读者展现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校园生活图景。作家一直致力于“感动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作品中处处流淌着作家对儿童灵魂和情感的关怀。

新观察

动物文学在我国不是自来就有,这一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了一个从“进口”“自产”到“出口”的漫长过程。

动物文学作品的翻译引入与本土生产

动物文学的“进口”指的是我国对经典动物文学作品的译介,也正是鲁迅所说的把世界上最好的动物文学作品毫不客气地从外国“拿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孩子还读不到本国作家写的动物故事时,已经在翻译家们的努力之下读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动物小说与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约30年间,据现在有据可稽的,我国译介的经典大自然文学、经典动物文学作品如下:比安基的17种,汤·西顿的6种,黎达(法国)的5种,瑞特科夫的4种,普里什文的3种,斯拉德科夫的2种。吉卜林、萨尔登、乔伊·亚旦森、扬·格拉鲍夫斯基、鲁道·莫里茨各1种。

这些作品多半是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的15年间汉译并出版的,在那个儿童文学书籍品种匮乏甚至贫荒的岁月里,我国连“动物文学”的名字都还没有,孩子们却有幸在翻译家们的劳作成果中觅得内容新奇的动物故事。只要他们有需要,就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动物文学。他们可以看到狼王洛波那魁硕、强悍、狡奸、智慧出众、有胆有识、攻击力强大到令牧人生畏的形象,看到这个狼领袖最后因狼爱妻而被诱捕杀时,仍不低头,冷傲的目光依然投向它纵横一生的草原,投向空旷的荒野。汤·西顿、普里什文、比安基、乔伊·亚旦森等世界动物文学领域里的佼佼者,他们的著作即使在今天也仍占据着世界动物文学的顶峰。

动物文学的“自产”指的是我国动物文学的从无到有。中国本土动物文学作品的正式起步,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伊始。在百花齐放、洋为中用的方针营造出文学创作繁荣局面时,在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学新潮推动下成为新的历史诉求时,沈石溪跻身文坛,他另辟蹊径,从一个连普通家书都写不通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动物小说创作的先锋和领军人物。他的动物小说写得丰美厚实,读来让人血脉贲张,从描述西双版纳象群的种种景象开始,相继面世了描写猎狗、野牛、犀鸟、长臂猿、狐狸、野狗、母鹿、狼、猎

张之路的长篇小说《有老鼠牌铅笔吗》同样是关注、引导少年心灵成长的佳作。它将少年生活置于更广阔的空间,从家庭、校园走向社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童年生命状态。主人公夏刚独自出远门,在社会上屡次引发误会,阴差阳错中进入了一个拍摄剧组。在剧组发生了一系列误打误撞的主角选拔故事。小说以轻松幽默的基调、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传达出一种朴素而快乐的人生态度。夏刚在社会角色的体验中迅速成长,这其中有着凭借独自的力量介入生活,也有模仿成人的方式应对生活,皆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作家注重培养小男子汉幽默、勇敢、坚强、豁达的品格,传达出真、善、美的力量,对少年儿童的人格塑造具有积极意义。

以上两部作品是以一种轻松有趣的感性对话方式,关注少年的精神世界和内心需求,以下作品则是追求撼动人心的力量,以质朴深沉的笔调,书写敏感而迷茫的青春。叩响青春之门,找寻迷失的自我,是金曾豪的长篇小说《青春口哨》的主题。作家将笔触伸到民风淳朴的江苏小镇,描写了一群水乡少年成长蜕变的故事。小说结尾令人感慨万千,为了扩大泄洪,“舅舅”堤万不得已被炸,少年们内心鼓荡着千头万绪的情思,同时展现了作家对成长主题的独特思考——“并非忧愁太多,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并非欢乐太少,而是我们还不懂生活。”怀揣责任与担当的青春,才更丰富而鲜活。如果说《青春口哨》是一曲昂扬舒缓的水乡小调,那么董宏猷的长篇小说《十四岁的森林》则是一首崇高而悲壮的森林史诗。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一批十四五岁的城市少年,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高山上创办林场。他们激情满怀,克服艰难险阻,积极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一面是波澜壮阔的自然风光,一面是执着顽强的少年,通过作家大笔勾勒,小笔雕琢的笔法,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力量之美和震撼人心的阳刚之美。小说结局具有隐喻性,这群少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止火灾烧森林,他们将与森林永恒共存。在这里,成长理解为精神升华后的重生,少年们完成了人格的涅槃。作家所要诠释的正是青春的激情与壮美、坚韧与担当,让读者反复品味思索现实人生的况味。车培晶的短篇小说《神秘的猎人》裹挟着关东大地独有的浓郁气息,视角锁定芸芸众生,力图折射主人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塑造了独臂老人等有血性、英气十足,闪烁着铁骨铮铮光彩的形象。作家书写时自觉融入苦难意识,意在使少年儿童体味人间的苦涩惋惜、艰难沉重,多感悟到生而为人的人性温情与担当。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童年叙事方式,正体现了作家们擅于把握时代脉搏,富于探索精神的特质,更是其一以贯之的对儿童精神生命的关怀与守护。

童趣与乡情:童心视角的抒写

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蜕变,但坚守精神家园、守望心灵净土的儿童文学作品处处可见。本届获奖作品中,《裸雪》《小脚印》《淡淡的白梅》就是此类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们在丰富而深切的生命体验之后,以天真无邪的童心的视角看待世界,抒写难忘的乡土情结,以及充满诗意的童年岁月。

关登瀛的长篇小说《小脚印》是一篇充满梦幻色彩的自传

体小说。讲述孤独自卑的“我”由农村来到了城市上学,在欣喜与哀愁、烦恼与挣扎中成长。毕业典礼中,康老师饱含深情地说:“如果不肯走路,何必生一副脚板”,直抵人心。小小的脚印记录了少年的坎坷之路和奋勇向前的精神,作家用一颗纯真的诗心慢慢梳理着自己的人生,真实而坦诚。长篇小说《裸雪》是从维熙对童年“赤子之心”的追忆,更是一篇饱含深情的心灵告白。小说以童眸视角,从冀东家乡的“乡村野趣”延宕开去,一幅幅纯真的童年生活风情画徐徐展开。此外,作品极力张扬的纯美、童趣,与孩童被虐待、被压迫的对比极显张力。如主人公小芹单纯、可爱、善良,却常常受重男轻女的父亲的虐待,小说结尾她那站在雪坟之上辘辘上的小红花那样悲怆,令人扼腕,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氛围,兼有对时代、对人性的深切反思。庞敏的散文集《淡淡的白梅》中,几篇对母亲的追忆读来感人。“想起来,没有娘,是多么的自由痛快”,这种自嘲乍看起来顿觉心酸,这样躲躲闪闪的表达更将思念的情绪深化。作品饱含对故乡的眷恋之情,皆在平实的叙述中娓娓道来。以上三部以自我童年为背景的作品,既是对童年悠悠温情的采撷,也是对风云时代的侧面展现。

苏叔阳的散文集《我们的母亲叫中国》,同样令我们耳目一新。虽然仅10万字,但是却将祖国灿烂的文化 and 史地人文知识诗意般地讲述出来。作为一本知识类的普及读物,书写得声情并茂、摇曳多姿,字里行间充盈着爱、尊敬、自豪和感激,使少儿在感念中生发对伟大祖国母亲的深情和厚爱。

幻想与现实:和谐统一的呈现

产生于古老年代的童话,一直在展开想象的翅膀纵横驰骋。1980年代“热闹派”童话盛极一时,及至1980年代后期,以冰波为代表的“抒情派”注重意境和情绪,也开始受到读者的青睐和追捧。本届获奖作品中,“抒情派”作品有《狼蝙蝠》《会唱歌的画像》,“热闹派”有《呼哈二将》《树怪巴克夏》,共同探索“中国童话”的多维创作。冰波的童话《狼蝙蝠》以略带忧伤、梦幻的抒情笔调,书写了一个宏大、充满奇幻幻想的故事。在南北极地下深处休眠的狼蝙蝠,被一支探险队带回科学院。其间它经历了人类的善良、质疑和傲慢,最后在人类的信任和期盼中,狼蝙蝠变成了化石,而仍有无数的狼蝙蝠们在深深的冰层下继续漫长的等待。冰波以充盈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神秘中尽显苍凉的童话世界,作品现实与幻想结合,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带给孩子对生命的尊重、理解和爱的启示。而郑允钦的童话《树怪巴克夏》则充满了活泼的儿童情趣。塑造了一个果树上结出的能上天、能入地的怪物巴克夏,故事曲折,形象鲜明,趣味盎然。

童话在幻想与现实的互动中,也有更为严肃的现实担当。葛翠琳的长篇童话《会唱歌的画像》直接地展示世界和人性的美与丑。讲述了一个小姑娘杏儿被一位老人放进镜框里,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将生活的哲理思考融入作品中,具有现实的批判性。周锐的童话集《呼哈二将》中内含《呼哈二将》《千年梦》两部童话。《呼哈二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资源,全新演绎出一对童趣十足、滑稽可笑的好朋友。故事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情景相互叠印,读来妙趣横生,令人莞尔。在诙谐幽默的氛围背后,不乏对现实的讽喻意味。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独树一帜,力求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和谐

动物文学从“进口”“自产”到“出口”

□韦苇

雕等的动物小说。随后金曾豪、刘先平、李子玉、梁泊、蔺瑾、王凤麟、牧铃等作家先后跟进,我国遂形成了一支原创力不弱的动物文学创作队伍,为新世纪以来黑鹤、袁博、叶炜、韩开春、雨街、古清生、李良苏、李微漪等作家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动物文学的“出口”和发挥动物文学的国际影响力铺设了道路。

动物文学的“出口”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

当谈及动物文学的“出口”这一话题时,我想起曾在21年前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冒昧地说出对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殷切期盼和深层焦虑。会后,有人对我说,要像中国孩子读《汤姆·索耶历险记》《木偶奇遇记》《小熊温尼·菩》《长袜子皮皮》等名著这样,让外国孩子自发地以同样大的兴趣来阅读我国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确实还需要儿童文学从业者持续付出百倍的努力,耐心地待以时日。20多年后,在我国儿童文学作品走出国门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要自发进入外国孩子的书包,也还是一种愿景期待。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译介者,对此梦寐以求。

最容易破除西方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偏见、歧见和成见的应是动物文学和图画故事书,因为它们最不会有意识、观念、信仰、习俗之类的障碍和隔阂,最容易具有国际共享性和全人类共享性。现在已经至少有20来个国家自发地选择了格日勒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黑鹤本人真实地看到了自己的小说超越国界的情景,不无自豪地说:“在欧美的很多书店里,能看到我的书在书架上真正地销售。”黑鹤动物小说的“出口”印证着我常说的一句话,“动物文学是儿童文学中全世界的文学”,他的动物小说被外国出版社自发看中,自有小说题材方面的原因,但更说明小说的艺术性和内容在同题材的作品中,基本经得起西方世界的严格挑拣。在此,我想谈一谈黑鹤作品受到法国、俄罗斯两个国家的出版社的青睐,对提升我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法国在这一方面有自己的经典作家,譬如博物学家、作家布封(1707—1788)的博物志《自然史》,在世界上最早对自然界作出唯物主义的解

释。譬如被达尔文称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的法布尔(1823—1915),他的《昆虫记》的选本一直被我国列为小学生课外必读书,书中描述的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蟋蟀等动物,真实、地道、可靠、细致入微、深刻,科普价值甚高,文笔精炼质朴,别有风趣,他如哲学家般的思考、诗人般的感受和表达,当时就被舆论界称为“昆虫的史诗”。继而,法国的勒内尔(1864—1910)以他精致、凝练、玲珑剔透、意境幽丽,别具一格的动物散文诗征服了广大读者。再有前面已经提到的黎达创作的、在中国广为流行的动物故事集,更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法国的勒内·吉约(1900—1969),他是安徒生国际儿童文学大奖自1956年开始颁发至今32位荣膺者中,唯一一位以动物小说的杰出成就获奖的(1964)。他的从非洲丛林中取材的《白鬃马》《象王子萨马》《御风者》《母猪西格尔》《豹子库柏》《黑猩猩欧罗》等小说名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享誉世界,成为世界文学中靓丽的瑰宝。而黑鹤被授予“比安基国际文学奖”,更说明他的动物小说好些年前就被俄罗斯相关人士认可,这也是他的小说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证明。俄罗斯是一个动物文学底蕴深厚的国家,俄罗斯的动物文学作家的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的有十来位,前面已经提到的比安基、普里什文、斯拉德科夫只是成名最早的、世界公认度最高的几位。

中国作家的动物小说在动物文学家底如此殷实的法国和俄罗斯受到欢迎,我们自应为之感到欣慰。动物小说出口的事实改写了我国动物文学只进不出的局面,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动物小说版权输出的时候说,通过他的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他的责任。

黑鹤动物小说的特殊性

黑鹤的动物小说之所以能自发“出口”,首先是他对草原、林野动物生命意义及其价值的现代性理解并以小说艺术形之于创作中,除却小说表现所显示出来的优异的文学品质之外,以下话题也是应该被注意到的。

一是长期坚持田野调查,从中获得第一手丰富的小说创作素材。“田野调查”这个外来词语其本意是“实地研究”,黑鹤很重视到草原、林野场域中去搜集小说创作素材,躬身求教于长年生

活、劳作在那里的牧猎者,在与他们接触、访谈、闲聊中打捞遗落在岁月深处的关于动物的种种细节,记录他们对人畜杂融与缠斗的种种独特体验和奇闻轶事,用以构筑小说情节使之精彩动人,刻绘动物形象使之个性鲜明。

黑鹤在创作关于蒙古马的长篇小说《血驹》时,只是搜集素材就花费了三年半时间,其间走访了呼伦贝尔草原上很多的牧马人和驯马人,向那些年老的牧马人表达自己的敬意,感谢他们将最真实、最具有震撼力的细节分享给自己。正是孜孜不倦的田野调查,才能保证写作者拥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和调用不完的生活细节,从而保证小说创作时时处在一个原料丰赡的状态中。

二是对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的熟稔确保了小说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性。动物小说的魅力源于作家对动物世界的想象,然而,动物文学的写实性和非虚构性又是这类文学的规则和传统。动物文学的作者必须对草原、林野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博物学、动物学、草原和林野生态学,熟悉已经渐行渐远、逐年消失的老民族的游牧生存方式及民俗。而黑鹤正是对前述这些都所知颇丰,有些甚至到了如指掌。每个成功的动物文学作家,无分国内外,都是如此。

动物文学往往具有某种动物知识普及的意义和功能。所以,在小说细节的真实性上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在《狼獾河》中,黑鹤写到驯鹿场中的母鹿常常有拒绝给自己刚产下的乳鹿喂奶的麻烦。“我亲眼见过被母鹿踩死的小鹿。”但是富有驯鹿饲养经验的牧民老太太芭拉杰依对此有绝招——她抓了一把沾染母鹿尿液的湿润泥土在小鹿的皮毛上揉搓,经过一番周折后,出现了小鹿沐浴金色夕阳吮吸母乳的温馨场景。这样的文学细节说明,动物文学作家要想自己的作品成功,还得是对动物具备广博知识的生物学行家。

三是善于用故事连环牢牢吸引少年儿童的阅读注意。孩子是凭借故事来想事情的,故事的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满足着孩子的好奇心,

有雄心赢取儿童读者和作家都懂得故事的重要性。黑鹤尤其懂得故事情节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强调过视角、构思、灵感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之后说:“必须要有足够吸引孩子的故事,动人的情节,才能吸引孩子们开始读、读下去。”黑鹤很讲究故事艺术,最常用的就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套故事,从主故事旁伸开去,扩展出去,围绕主故事讲出许许多多小故事,但是总体来看,小说都是完整、丰满的,虽一波三折,动物命运的主线却依然清晰,近期问世的《风山的狼》和被列小学课外必读书目的《黑焰》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叙事模式。

四是面对少年儿童读者保持理性的清醒责任感。我曾经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中归纳过儿童文学作家应共同遵守的创作规则:一是严格的真实,二是浓烈的趣味,三是清醒的作家责任感。在儿童文学范围内强调作家责任感,是由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的特殊年龄阶段所决定的。儿童的经验世界贫乏,还谈不上能够洞识人生和社会,鉴别善恶、真伪、优秀的能力都还很有限。被世界公认的儿童文学优秀作家,无一不以审慎的严肃态度对待自己的创作。可贵的是,黑鹤对儿童文学应有的责任担当保持着一种理性自觉。孩子们正处在自然观的形成期。他希望自己能够用正确的自然观去影响他们,希望他们读过他的作品以后,“能保持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懂得与其他的生命共享这个世界”,同时,他更希望孩子们在懂得草原生活严酷的同时,继续这些与牲畜命运与共的人的优异品格,悲悯、坚韧和强悍。

目前,学界已经有评论家认为,作家黑鹤或已可比肩于动物文学奠基人汤·西顿。由于黑鹤的出现,世界开始看到中国的动物文学在奋进中已经高峻崛起,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动物文学并驾齐驱。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原创动物文学作家和作品批量“出口”,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学力量。



走向经典:
历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述评

(本专栏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组稿)